

玉函山房輯佚書

目耕帖卷二十三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禮一

孔穎達禮記正義案舜典云類于上帝則吉禮也百姓如喪考妣則凶禮也羣后四朝則賓禮也舜征有苗則軍禮也嬪于虞則嘉禮也是舜時五禮具備直云典朕三禮者據事天地與人爲三禮其實事天地唯吉禮也其餘四禮並人事兼之也案論語云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禮記總陳虞夏商

周則是虞夏商周各有當代之禮則夏商亦有五禮鄭康成注大宗伯唯云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爲五禮不言夏商者但書篇散亡夏商之禮絕滅無文以言故據周禮有文者而言耳王應麟困學紀聞夏時坤乾可以見夏殷之禮易象春秋可以見周禮此三代損益之大綱

有以三本言禮者荀子禮論篇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

有以三起言禮者正義引皇氏云禮有三起禮理起於太一禮事起於迷皇禮名起於黃帝有以三支四名言禮者李觀周官論人之和必有發也於是因其發而節之和久必怠也於是率其怠而行之率之不從也於是罰其不從以威之是三者禮之大用也故節其和者命之曰樂行其怠者命之曰政威其不從者命之曰刑此禮之三支也在禮之中有溫厚而廣愛者有斷決而從宜者有疏達而能謀者有固守而不變者是四者禮之大旨也

於是乎又別而異之温厚而廣愛者命之曰仁決
斷而從宜者命之曰義疏達而能謀曰命之曰智
固守而不變者命之曰信此禮之四名也三支者
譬諸手足焉四名譬諸筋骸之類焉言人則手足
筋骸在其中矣言禮則樂政刑仁義智信在其中
矣

禮記正義其周禮見於經籍其名異者見有七處案
孝經說云經禮三百一也禮器云經禮三百二也
中庸云禮儀三百三也春秋說云禮經三百四也

禮說云有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謂周禮六也
漢書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
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舉其大數而云三
百也其儀禮之別亦有七處而有五名一則孝經
說春秋及中庸並云威儀三千二則禮器云曲禮
三千三則禮說云動儀三千四則謂爲儀禮五則
漢書藝文志謂儀禮爲古禮經凡此七處五名稱
謂並承三百之下故知卽儀禮也所以三千者其
履行周官五禮之別其事委曲條數繁廣故有三

千也非謂篇有三千但事之殊別有三千條耳或
一篇一卷則有數條之事今行於世者唯十七篇
而已故漢書藝文志云漢初高唐生傳禮十七篇
是也至武帝時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獻王
獻之又六藝論云後得孔子壁中古文禮凡五十
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其十
七篇外則逸禮也又引云周官壁中所得六篇漢
書說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得周官有五篇失其
冬官一篇乃購以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其闕

漢書云得五篇六藝論云得其六篇其文不同未知孰是其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義殘闕無復能明故范武子不識彼烝趙鞅及魯君謂儀爲禮至孔子沒後七十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爲此記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所由或兼記體履或雜序得失故編而錄之以爲記也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緇衣是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月令呂不韋所脩盧植云王制爲漢文時博士所錄其餘衆篇皆如此例但未能盡知所記之人也案孔氏說周禮

據漢書言得六篇鄭言得其五篇不同者漢書得
考工記於中未分明言之鄭則詳述其事耳至戴
記之源流徐堅初學記云漢宣帝時東海后蒼善
說禮於曲臺殿撰禮一百八十篇號曰后氏曲臺
記傳於梁國戴德及德從子聖德乃刪后氏記爲
八十五篇名大戴禮聖又刪大戴禮爲四十六篇
名小戴禮其後馬融又加月令明堂樂記三篇凡
四十九篇則今之禮記也案陸氏釋文戴德刪古
禮二百十四篇卽隋志所謂劉向考校經籍得河

問獻王所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
一篇又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
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非
刪后氏記又漢志曲臺后蒼只有九篇無一百八
十篇皆與初學記不合故鄭氏通志馬氏文獻通
考俱從隋志但徐堅撰初學記成於唐元宗之時
在隋志釋文後不應乖異如此蓋七十子所記一
百三十一篇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
七篇凡一百七十一篇加后氏自撰記九篇適符

一百八十之數隋志不言曲臺略也然則戴記之源亦是六種隋志不數曲臺故言五種矣

鄭樵通志藝文略漢曰周官江左曰周官禮唐曰周禮推本而言周官則是困學紀聞漢志謂之周官經序錄云劉歆建立周官經以爲周禮意者周禮之名昉於此乎然後漢書云鄭衆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元元作周官注猶未以周禮名也閻氏若璩箋河間獻王傳亦云周官又按康成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鄭氏父子衛宏賈逵馬

季長皆作周禮解詁周禮之名已見於此賈公彥
曰以設位言之謂之周官以制作言之謂之周禮
李觀周官論昔劉子駿鄭康成皆以周禮爲周公致
太平之迹而臨孝存謂爲末世之書作十難七論
以排之何休以爲六國陰謀竊觀六典之文其用
心至悉非古聰明睿智孰能及此其曰周公致太
平者信矣朱子曰周官徧布精密乃周公運用天
理熟爛之書程子曰周禮不全是周公書亦有漢
儒投入者黃氏曰抄夾溱鄭氏嘗謂周禮一書詳

周之制度而不及道化嚴於職守而闕略人主之
身後來求其說而不得或謂文王治岐之制或謂
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陰謀之書或謂漢儒傳
會之說至孫處又獨爲之說曰周禮之作周公居
攝之後書成歸豐而實未嘗行惟其未行故建都
之制不與召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孟子
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九畿之制不與禹貢合
凡此皆預爲之而未嘗行也困學紀聞九峯蔡氏
云周公方條治事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職冬官足

闕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闕氏若璩非之云
按古者三公多兼官惟六卿是實職周禮蓋載其
實職者也其中有三公云何三孤云何皆六卿職
之所及亦莫或遺蔡氏說頗傅會翰案孫說周官
不與書及孟子合禹貢夏書周監其制度而修之
隨時有所損益故九州不能盡與之合也召誥洛
誥紀事之書與周官定爲經制者自有詳略然得
卜則經營卽匠人營國之灋也自服于土中卽大
司徒土圭之灋也未見所謂不合者孟子言班祿

之制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言其限制周官合附庸
閒田詳其封土似異而實同也至於武成周官之
書晉時始出豈可膠執以議古經乎

困學紀聞禮器經禮三百鄭氏注謂周禮三百六十
官漢志禮經三百臣瓚注云周禮三百是官名也
禮經謂冠婚吉凶蓋以儀禮爲經禮也朱子從瓚
說謂周禮乃設官分職之書禮典在其中而非專
爲禮設也文獻通考胡五峯曰孔子定書周官六
卿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者也今以周禮考

之大宰建邦之六典夫大宰統五官之典以爲治者也豈於五官之外更有治典哉則掌建六典勸之妄也又陳氏曰鄭衆以書周官爲卽此周官也失之矣書止一篇周禮乃六篇文異數萬非書類但周禮六官實本於周官周官舉其凡周禮詳其目則鄭衆之說未得爲失而其大可疑者則邦士邦事之不同也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二官各有攸司蓋自唐虞九官禹契所職則已然矣今地官於教事殊

畧而田野井牧鄉遂稼穡之事殆皆爲司空職耳
周官初無邦事之名今所謂事典者未知定爲何
事書闕亡而以考工記足之天下之事止於百工
而已耶翰案考工記木古人考課百工之書漢人
取以補冬官之缺非司空一職止於此也小宰職
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卽冢宰之事典也書
之周官出於晉代以水土爲司空所掌故易邦事
爲邦土鄭司農注初未嘗引邦土之言也

陳及之曰周禮設官雖以三百六十爲額然職事員

數不止於此以天官考之凡卿大夫命士三百五十餘人地官除鄉遂山虞林衡司關司門其數不可考者尙四百餘人春夏秋三官皆五百餘人則六官凡三千人賈疏凡六官序官之法其義有二一則以義類相從謂若宮正宮伯同主宮中事膳夫外內饗同主造食如此之類皆是類聚羣分故連類序之二則凡次序六十官不以官之尊卑爲先後皆以緩急爲次第故此宮正之第士官爲前內宰等大夫官爲後也

賈疏周禮之內宗伯之類諸言伯者伯長也以尊長
爲名縣師之類言師者皆取可師法也諸稱人者
若輪人車人腊人鼈人之類卽冬官鄭云其曰某
人者以其事名官言氏者有二種謂若桃氏爲劍
築氏爲削之類鄭注冬官族有世業以氏名官若
馮相氏保章氏師氏保氏之類鄭注引春秋官有
世功則有官族是也諸稱司若司裘司市之類皆
是專任其事事由於己故以司言之也諸典婦功
典絲典枲之類言典者出入由己課彼作人故謂

之典也諸稱職者謂若職幣職內職歲財不久停
職之而已凡云掌者有三義一者他官供物已則
甞掌之而已若幕人供帷幕幄帟掌次張之也二
則掌微斂之官若掌皮掌染草之類是也三者掌
非已所爲則掌節掌固掌疆本非已造廢壞脩之
而已自外不稱典司職掌者皆是逐事立名以義
証之可曉也干寶周禮注言司者總其領司會之
屬言師者訓其徒甸師之類言職者主其業職內
之屬言衡者平其政虞衡之屬言掌者主其事掌

舍之屬言氏者世其官師氏之屬言人者終其身
庖人之屬不氏不人者權其材也宮正膳夫之屬
案此注爲賈疏之所本而疏則發明尤暢達矣

賈疏周禮之內府史大例皆府少而史多而府又在
史上唯有御史百有二十人特多而在府上鄭云
以其掌贊書數多也又有府兼有史以其當職事
繁故也或空有史而無府者以其常職少得史卽
足故也至於角人羽人等直有府無史以其當職
文書少而有稅物須藏之故直有府也借入食醫

之等府史俱無者以其專官行事更無所須故也
周禮之內唯有天府一官特多於史以其所藏物
重故也又云周禮上下文有胥必有徒胥爲什長
故也胥人之類空有徒無胥者得徒則足不假長
帥故也食醫之類胥徒並無者以其專官行事不
假胥徒也困學紀聞易氏總義云府史胥徒通典
總言共爲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人愚考之通典

周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員二千六百四十三人

周百詩箋云按文獻通考云此數未知何
據據周禮當作二萬五千二百六十六人外諸侯

國官六萬一千三十二人此乃官數非謂府史胥徒也

天官冢宰鄭目錄云象天所立之官冢大也宰者官也又云不言司者大宰總御衆官不主一官之事也賈疏此官不言司對司徒司馬司寇司空皆云司以其各主一官不兼羣職故言司此天官則兼攝羣職故不言司也若然則春官亦不言司者以其祭祀鬼神鬼神非人所主故亦不言司也大宰卿一人鄭注變冢言大進退易名也百官總焉則

謂之家列獻於王則稱大冢大之上也山頂曰冢
賈疏宰者調和膳羞之名此冢宰亦能調和衆官
故號大宰之官案商書說命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正從宰字生意

罔學紀聞嬪御奄寺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貨賄
皆領於冢宰宗祝巫史卜筮鼓伯皆領以宗伯此
周公相成王格心輔德之法周之典也滕侯爲卜
正呂伋爲虎賁氏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左右攜僕
庶常吉士及其衰也昏杯靡共婦寺階亂膳夫內

史趣馬師氏締交於嬖寵瑣瑣姻亞私人之于竊
位於王朝至秦而大臣不得議近臣矣至漢而中
朝得誦外朝矣至唐而北司是信南司無用矣由
周公之典廢也間有詰責幸臣如申屠嘉奏劾常
侍如楊秉宮中府中爲一體如諸葛武侯可謂知
宰相之職者矣五峯乃謂周公不當治成王燕私
之事殆未之思也何氏讀書記閤人寺人屬於冢
宰則內廷無亂政之人九嬪世婦屬於大宰則後
宮無盛色之事大宰之於王不惟佐之治國而亦

誨之齊家者也後之人以爲此吾家事而爲之大
臣者亦以爲天子之家事人臣則不敢執而問也
其家之不正而何國之能理乎然後知閭寺嬪御
之繫於天官周公所以爲後世慮至深遠也

高紫超云官府者治之所由出也然治天下者官府
壞天下者亦官府左傳云國家之敗由官邪也故
六典而外八瀛爲先焉

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以弊邦治鄭司農曰
官刑謂司刑所掌墨劓剕宮辜刑殺辜也官

計謂三年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此說官刑
是正五刑施於天下非爲官中之刑此說官計每
歲計之後鄭易之云官刑司寇之職五刑其四曰
官刑上能糾職官計謂小宰之六計所以斷羣吏
之治於義爲當

以八則治都鄙易箴周官總義秋官有都則而無家
則蓋卿以六命爲小都公以八命爲大都大宗伯
職云五命賜則王之大夫四命雖馭之以八則而
未與賜則之數故采邑不謂之都而謂之家八則

雖通用於三等采邑而以都爲主故總之曰治都
鄆魏校云公卿大夫在王朝則臣道也故以八禮
治之濶者從上之令下不自專在封邑則君道也
故以八則治之則者受節於上下得自專也

困學紀聞八則禮俗以馭其民呂微仲謂庶民可參
之以俗士以上專用禮此說非也大傳百志成故
禮俗刑呂成公謂禮俗不可分爲兩事制而用之
謂之禮習而安之謂之俗若禮自禮俗自俗不可
謂之禮俗翰案鄆注禮祀昏姻喪祭舊所行也亦

以禮俗合言

梁寅云馭羣臣者操其權故曰柄馭萬民者舉其綱故曰統

劉彝云詩棠隸親親也伐木敬故也南山有臺進賢也棫樸使能也彤弓保庸也湛露尊貴也采芣達吏也鹿鳴禮賓也

大宰三農生九穀先鄭謂三農平地山澤也九穀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後鄭謂三農原隰及平地也九穀無秫大麥而有梁苽案膳夫食用六穀

先鄭謂稌黍稷粱麥苽蓋據食醫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馬宜麥魚宜苽爲言後鄭去稌大麥而加粱苽就兩注通之也賈疏亦據食醫而解

粱苽又謂前七穀之中依月令麥屬東方黍屬南

方麻屬西方豆屬北方稷屬中央

案月令當作菽屬南方黍屬北

方疏知有黍稷麻豆麥稻與小豆所用處多故知

有稻有小豆也必知有大豆者詩云藝之戎菽戎

菽大豆后稷之所殖故知有大豆也今合月令之

五穀食醫之六穀參之稌卽稻也菽爲豆之總名

月令止言其食菽與雞未嘗分大小豆既併二麥

爲一大小豆亦當併爲一穀秫卽今俗所謂高粱

宜酒材故月令乃命大酋秫稻必齊程氏瑤田著

九穀考以稷爲秫其說倡而辭甚辨細爲考之稷

與黍相似黍黏而稷疎爲異不得與高竿大葉之

秫混而爲一明矣今定爲麥菽稷麻黍稌粱苽秫

庶幾以經證經爲吻合爾粱卽粟也今俗謂之小

米黃粱常用之物赤粱粟爲糜白粱粟爲芑均以

色別而先種後熟之種後種先熟之種詩云重稷卽種也

亦皆指梁粟言也

困學紀聞王之膳服雖不會而九式有羞服之式豕
宰所均節也待王之膳服不過以闕市之賦則其
用簡矣魏鶴山曰康成以漢制解經以賦爲口率
出泉三代安有口賦王介甫用之以誤熙寧皆鄭
注啓之王與之訂義周官制賦不過因地之所有
而斂之卽闕市之賦亦非口率出泉若以賦爲口
率出泉則自有商賦又有丁稅也王應電翼傳口
率出泉商賈取稅斥賣官物有息皆漢以後事用

以解九賦誤甚

葉時禮經會元九賦斂財九式均財皆不及軍旅者豈非農皆爲兵兵皆自賦初無煩於廩給亦不煩於均節歟又云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而後八府得以式灋頒之司會得以式灋會之是以人主不敢踰式灋而過取有司亦不敢違式灋而溢供也翰樂後魏太武帝畋獵詔尙書發牛車載麋鹿古而不與後唐監軍張承業勸課農桑畜積倉穀莊宗爲王時或須錢蒔博及給賜伶人不可得此三

代後僅見之事

嬪貢鄭注嬪故書作賓鄭司農云賓貢皮帛之屬又云元謂嬪貢絲枲器賈疏此九貢皆是諸侯賓之所貢不得特以一事爲賓貢賓貢者非也若言嬪貢謂絲枲堪爲婦人所作是也翰案周禮有古今文猶尙書有伏孔論語有古齊魯各明一義

九兩主以利得民先鄭主謂公卿大夫世世食采不絕民稅薄利之後鄭謂利讀如上思利民之利謂以政教利之案後鄭說長

陳祥道禮書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
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王周官祀
天與五帝皆禋祀皆服大裘此其所同也祀天於
園丘兆五帝於四郊此其所異也

及納亨釋文亨普庚反注同劉普孟反劉昌宗爲周
禮音亨烹古字通讀去聲此音久不用矣

王氏新義唐虞時事簡而濶略故至於三載考績九
載然後黜陟幽明成周時事繁而濶詳故歲終則
廢置三歲則誅賞亦各因其時而已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鄭注杜子春云宮當爲官
元謂宮刑在王宮中之刑案此下接云以治王宮
之政令凡宮之糾禁又下文覲治象乃退以宮刑
憲禁于王宮則作宮刑審矣葉時禮經會元湯制
官刑雖以爲有位之激而實起君心之敬故伊尹
曰嗣王祗厥身小宰宮刑雖以爲王宮之禁而實
格君心之非故周官以其職貳大宰

鄭伯謙太平經國之書按小宰月終受羣吏之要則
以官府之敘宰夫掌一曰官府之徵令則有胥以治

敘宮伯掌王宮士庶子之政令而歲終必均其敘
內史以八枋之灋詔王治而納訪必掌其敘鄉師
凡邦事令作秩敘下而里宰合耦於枋亦行其秩
敘蓋治衆必有敘乃不紊亂故小宰以六敘正羣
吏爲先翰案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大臣法也以
官府之六計弊羣吏小臣廉也二者相爲表裏

鄧元錫三禮釋六典言經常之道人君所總操六職
言主掌之事人臣之分職故其文略同

葉時禮經會元先王以六職辨邦治則事權不混以

六聯合邦治則衆力共襄翰案此卽大易中庸所謂經綸也

斂施之聯事杜子春弛讀爲施後鄭如字訓謂荒政弛力役買疏杜子春弛讀爲施者若依施施是施專不必連若弛則於事廣矣故後鄭不從之

聽稱賣以傳別鄭注故書作傳辨鄭大夫讀爲符別杜子春讀爲傳別後鄭從杜訓傳別云謂爲大手書於一札中別之又說聽賣買以質劑之質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傳別質劑皆

今之券書也事異異其名耳案傳別今俗之借票也質劑今俗之合同也

以灋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七事者令百府官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鄭注七事謂先事如之者三也又云七事故書爲小事杜子春云當爲七事書亦爲七事案先四謂從祭祀至賓客如之者三謂從軍旅喪荒承上言恰爲七事故皆作小事則於七者外推言之鄭雖不從而要可備一義也

王志長周禮注疏刪翼宗廟之祿王與后爲之賓客
之祿宗伯代爲之王不酌賓客而有受酢示君無
酌臣之義也

周官正月周之歲首也正歲夏正月也建子爲正月
以尊王統建寅爲正歲以順天時周蓋兼夏正用
之顏淵問爲邦夫子首告以行夏之時本周禮也
王昭禹詳解縣以治象使有目者皆覩狗以木鐸使
有耳者皆聞

天官宰夫之職掌治朝之灋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

夫羣吏之位掌其禁令與禮記檀弓杜黃所謂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者職業不同此可見春秋時官制之變矣

宰夫敘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先鄭曰復謂也逆迎受王命者宰夫主宰諸臣萬民之復逆故詩人重之曰家伯冢宰後鄭謂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於王謂於朝廷奏事自下而上曰逆逆謂上書王昭禹詳解諸臣非無逆也以出納者臣之事故以復言萬民非無復也其無

所詢而有言則謂之逆

太平經國之書周官於祭祀賓客多連及之者先王待賓客之禮一以神道行之也如享之用禩而賓客亦有禩作之用俎而賓客亦有俎樂之有相宗廟則然而賓客亦如之徹之有歌大祭祀則然而大享亦如之蓋將以祭祀之心而爲待賓客之心也翰案仲弓問仁夫子告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可見古先王主敬之心賓祭並重也

魏校沿革傳小宰所辨六職各官府總分者也宰夫

所辨八職每官府自分者也又曰考課之灋大宰提其綱故以歲會核其大者小宰挈其紀故以月要核其次者宰夫兼理其目故以月成核其小者而吏之賢否無所匿矣翰案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夫子告之以先有司此物此志也

宮正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先鄭云故謂禍災令宿謂宿衛王宮春秋傳曰忘守必危况有災乎後鄭謂故凡非常也文王世子曰公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太廟諸

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此謂諸侯也王之庶子職掌國子之倅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者令宿之事蓋亦存焉又幾其出入先鄭曰若今時宮中有罪禁止不能出亦不得入及無引籍不得入宮司馬殿門也後鄭謂幾苛其衣服持操及疏數者此皆增成司農義康成之注其大醇類如此

王志長周禮注疏刪翼治朝之宮掌之宮正禁中之官掌之內宰故天官中惟宮正內宰獨言均其稍

食所以養士大夫之廉恥者多矣王少石新義稍食以月會行事以歲會養之者詳而責之者略人君之仁也事君先其事而後其食人臣之義也

宮正春秋以木鐸脩火禁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先鄭讀火絕之禁凡邦之事蹕宮有事王當出則宮正主禁絕行者若今時衛士填街蹕也後鄭謂事祭事也邦之祭社稷七祀於宮中祭先公先王於廟中黜僕等蹕止行者宮正則執燭以爲明春秋傳曰有大事於太廟又曰有事於武宮案

後鄭以事爲祭事引春秋傳爲證甚確若司農讀事字無所指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先鄭云庶子宿衛之官版名籍也以版爲之今時鄉戶籍謂之戶版後鄭謂王宮之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也庶子其支庶也又授八次八舍之職事先鄭曰庶子衛王宮在內爲次在外爲舍後鄭謂次其宿衛所在舍其休沐之處案先鄭謂庶子宿衛之官若夏官諸子是下大夫不合宮伯掌之故後鄭不從旣破

上庶子之說則內外次舍有所隔絕故併易之
禮經會元宮正宮伯皆郎衛也太僕虎賁司隸所掌
皆兵衛也王之左右前後則其地密備王之顧問
應對則其任專又曰均之宿衛也宮正宮伯統於
大宰虎賁太僕統於司馬司隸則統於司寇而師
氏又爲司徒之屬者宮衛不可以不相聯兵權不
可以不相制也

王昭禹詳解國子在學則隸於大司樂在宮則隸於
宮伯在軍則隸於諸子

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賈疏以樂侑食
卽是王制云天子食日舉以樂案論語微子云亞
飯三飯四飯鄭云皆舉食之樂彼諸侯禮尙有舉
食之樂明天子日食有舉食之樂可知矣翰案周
樂殘缺食樂無可考晉書樂志杜夔傳舊雅樂四
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
聲辭又云及晉初食舉亦用鹿鳴至泰始五年尙
書奏使太僕傅元中書監荀勗黃門侍郎張華各
造正旦行禮及王公上壽酒食舉樂歌詩荀勗云

魏氏行禮食舉再取周詩鹿鳴以爲樂章又鹿鳴以宴嘉賓無取於朝考之舊聞未知所應勗乃除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四篇先除三朝朝宗之義又爲正旦大會王公上壽歌詩并食舉樂歌詩合十三篇志載荀勗所作食舉樂東西廂歌全篇煌煌七曜重明交暢我有嘉賓是應是貺邦政旣圖接以大饗人之好我式遵德讓云云亦模範周雅爲之然則漢魏食曲皆用鹿鳴至晉始改爲之歟禮經會元膳夫於燕食則奉膳贊祭所以起其敬

投祭品嘗食王乃食所以謹其微侑食以樂卒食以樂所以導其和

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鄭注殺牲盛饌日舉王日一舉以朝食也又王齊日三舉鄭司農云齊必變食賈疏齊謂致齊散齊齊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大牢案玉藻云朝食加日食一等則於此朔食當兩大牢後儒或易三舉爲不舉案齊日三舉謂日中及夕皆不餽朝食之餘以遠褻也祭祀吉事未必與下文諸凶事同爲不舉既云舉則

無不殺牲之禮矣莊子人間世顏回曰回之家貧不飲酒不如葷者數月矣若此可以爲齊乎子曰是祭祀之齊非心齊也不如葷謂去辛物如蔥薤之類耳禮記玉藻膳於君有葷芻於大夫去芻於士去葷注薑及辛菜也荀子志不在食葷楊倞注葷蔥韭也羅願爾雅翼西方大蒜小蒜典渠蔥蔥蒼蔥爲五葷以熟食則發淫生食則增恚皆損性故不食道家五葷謂韭蒜芝薑胡荽薤也翻釋名義集梵剛經五辛者一蔥二薤三韭四蒜五典渠

諸說小異要是謂菜之辛烈者爲葷非謂牲殺也
自二氏學熾統葷肉而無別遂使此經及魯論之
義晦而不明張甄陶四書翼注說齊必變食有二
義避不潔之氣以清其心謂不茹葷也加常膳之品以
助其氣謂日三舉也清心所以交神助氣所以慎禮也
古禮繁重拜跪登降非強有力者不能勝故齊加
於常非菲薄飲膳也此爲揄揆不破之論朱氏夔
尊謂惟酒無量則並酒亦飲之矣陳超就正編案
國語周語先耕籍三日王卽齋宮乃淳濯饗醴及

期饗禮乃行尤爲齋日飲酒之證可補朱氏之遺
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先鄭云六獸麋
鹿熊麋野豕兔六禽雁鶉鴝雉鳩鴿後鄭謂獸人
冬獻狼夏獻麋又內則無熊則六獸當有狼而熊
不屬六禽於禽獸及六犖宜爲羔豚犢麋雉雁凡
禽獸未孕曰禽司馬職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又
釋文引干寶注麋作糜熊作貆案孟子云熊掌亦
我所欲左傳云膾熊蹯不熟蓋熊之美在掌實爲
異味不常供也後鄭以狼易之良是干寶注作貆

證以魏風懸貍雖亦有據而要未若狼膺膏之尤
明確也至先鄭以六禽爲六鳥對六獸言之與爾
雅四足而毛謂之獸兩足而羽謂之禽其說正合
後鄭雖據大獸小禽以破之似未若禽對獸之爲
當也賈疏謂鷄鷓鳩鴿四者於經無所據案羅氏
獻鳩以養國老內則有雉兔鷓鷦又言爵鷓又言
鷄羹三物實有經據惟經不言鴿今人猶多用之
流傳在昔當亦非鑿空之論也

邱富國周禮說膳夫庖人等官所掌雖以養君之體

而君德亦係焉故用之必以其時調之必宜其味
苟肥澤鮮美之是耽而貪旨沈醜之弗戒則所掌
之人有罪矣

庖人共祭之好羞鄭注若荊州之鱧魚青州之蟹胥
釋文引字林胥先於反蟹醬也廣韻作蟹司夜切
卸鹽藏蟹賈疏謂禹貢徐州貢鱧珠暨魚荊州無
魚文是文不備是知好羞皆是魚也案此則圓通
注義而實失之說文羞進獻也從羊羊所進也從
丑丑亦聲廣韻致滋味爲羞蓋以美食進獻皆謂

之羞豈限於魚哉卽注以鮓魚蟹膏並言蟹介蝨之屬亦非魚也

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獻注禽獻禽於賓客也獻古文爲獸杜子春云當爲獻案獻與羞相類爲義故鄭從杜作獻也

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脰鱠膳膏臊秋行犢麋膳膏腥冬行鱉羽膳膏羶注鄭司農云膏香牛脂也以牛脂和之脰乾雉鱠乾魚膏臊豕膏也以豕膏和之杜子春云膏臊犬膏膏腥豕膏也鮮

魚也羽鴈也膏羶羊脂也元謂膏腥雞膏也又謂
此八物者得四時之氣尤盛爲人食之弗勝是以
用休廢之脂膏煎和膳之牛屬司徒土也雞屬宗
伯木也犬屬司寇金也羊屬司馬火也賈疏牛屬
中央土故以死之脂膏殺其氣又云夏時金死犬
屬西方金故用死之脂膏煎和之又云雞屬東方
木時木死故用死之脂膏煎和之又云羊屬南方
火冬時火死魚鴈食之太盛故用死之脂膏煎和
之五行不言北方豕之脂膏者以其中央上王分

於四時土賊木但無中央食法故不言豕之脂膏也案此注訓義甚微牛屬司徒四語必本於古之成書

易祓周官總義經言不會者五裘與皮事惟王不會服與飲酒膳禽之不會則后亦與焉膳則世子亦不會蓋膳常禮也若裘與服則有華靡之戒膳禽飲酒則有盤遊沈湎之戒觀有司之會不會而先王教世子之道寓焉矣

午夜鳴則廄馬黑脊而般臂螻先鄭說廄朽木臭也

蝮蝮蝮臭也釋文腐音由徐餘柳反干云病也蝮
干音漏內病也令升注不及司農之詳豕盲眊而
交曉腥杜子春云盲眊當爲望視從內則正之後
鄭說腥當爲星聲之誤也內有如米者似星此似
有所取驗然以上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羊泔
毛而羶羶犬赤股而臊臊則此句腥字正應上腥
字未可徑改經文也

內嬰凡掌共羞脩刑膺胛骨鱗先鄭云刑膺謂夾脊
肉或曰膺肉也骨鱗謂骨有肉者後鄭謂刑鋼莖

也膾腍肉大醬所以祭者骨牲體也鮓乾魚先鄭
合刑膾與骨鱠皆爲一物故後鄭易之

陳祥道禮書羅氏獻鳩以養國老司徒以保息養庶
老司門以財養死政者之老若外饗酒正藥人所
謂者老則總三者言之也

享人職內外饗之饗享煮辨膳羞之物注饗今之竈
賈疏周禮儀禮皆言饗論語王孫賈云寧媚於竈
禮記祭法天子七祀之中亦言竈若然自孔子已
後皆言竈故鄭云饗今之竈案詩小雅楚茨篇云

執爨踏踏毛傳饗爨廩爨孔穎達正義饗爨以煮
肉廩爨以炊米亨人職內外饗之爨謂饗爨也

甸師賈疏案載師云任近郊之地次卽云公邑之田
任甸地甸地卽在百里遠郊外天子藉田又在南
方甸地故稱此官爲甸師也然此官主地事不在
地官者以其供野之薦又給薪蒸以供烹飪故在
此次亨人也

禮經會元飲食之官雖曰共王膳羞而實崇祭祀之
事先王以事人之禮事鬼以事存之禮事亡一食

而且祭其先一物而不忘其本而况盥盛之奉乎
以甸師而列於食官見先王一飲食而不忘孝也
又云以天子而躬秉耒則天下孰不勤於耕以耕
藉而共盥盛則天下孰不勸於孝其田千畝或有
萊田使之共齋茅果蓏之薦而又足以示天下之
無曠土其徒三百人自耕藉之暇則使之以薪蒸
役內外甕之事而又足以示天下無游民

甸師祭祀共蕭茅鄭大夫云蕭字或爲蓄蓄讀爲縮
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

謂之縮縮沒也故齊桓公責楚不貢苞茅王祭不
共無以縮酒杜子春讀爲蕭蕭香蒿也後鄭引詩
取蕭祭脂及郊特牲蕭合黍稷云云以爲是蕭之
證又謂茅以共祭之苴亦以縮酒蓋蕭從杜如字
讀而於茅取鄭大夫義縮酒自在茅字內後鄭好
改經字於此最善酌取

魏校沿革傳甸師主宗廟齋盛而刑戮於是示得罪
祖宗已不敢赦也王志長剛翼同姓之刑於甸師
正也有爵亦得刑於甸師親親之推也故秋官掌

囚掌戮兼言有爵以伸貴貴而甸師止言同姓以專親親仁之至義之盡也翰案文王世子公族其有死罪則磔於甸人其刑罪則織剝亦告於甸人稱甸人與甸師異應是甸人爲殷時官號周改甸人爲甸師而仍其法度因殷禮而損益之此其一端也

獸人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鄭注狼膏聚麋膏散聚則溫散則涼以救時之苦也獸物凡獸皆可獻也及狐狸之類王氏新義冬物成之時狼殘物

之尤者夏田稼之時糜害稼之衆者春秋書多麋爲此也各於其害物之時罟而獻之明設官主以除民物之害春秋獻獸物亦然此與雍氏春令爲阱獲之利於民者同意翰案介甫說視舊注爲勝八蜡之祭迎貓迎虎亦此義

啟人春獻王鮪鄭注月令季春薦鮪于寢廟賈疏取魚之法歲有五案月令孟春云獺祭魚此時得取矣一也季春云薦鮪於寢廟卽此所引者二也又案禮人云秋獻鼈魚三也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

人入澤梁與孝經緯授神契云陰用事木葉落獺祭魚同時是十月取魚四也獺則春冬二時祭魚也案潛詩云季冬薦魚與月令季冬漁人始魚同五也是一歲三時五取唯夏不取案魯語云宣公夏濫於泗淵以其非時里革諫之乃止

獻人凡獻征入于玉府與文王治岐澤梁無禁異者蓋文王當商季病民之日非蠲除一切苛煩不能救時之凋芟漢高入關約法三章正善師文王之意世際承平懋遷有無化居澤人足乎木山人足

乎魚元公制禮而設獻征於阜通財賄之中且以
抑末由此推之漆林之征園廩之征胥是道也

鼈人掌取互物鄭司農云互物謂有甲而胡龜鼈之
屬釋文引干云對也案甲蟲形體似互字之女故
以名焉

鼈人以時簞魚鼈龜蜃凡狸物先鄭云簞謂以杓刺
泥中搏取之狸物龜鼈之屬自狸藏伏於泥中者
後鄭謂狸物亦謂鱗刀含漿之屬釋文簞莊子云
冬則擗鼈於江擗音父角反義與此同賈疏鄭云

魚亦謂自狸藏者若不自狸藏則在上漁人取之
矣案蘇軾謝人見祖詩冰下寒魚漸可父蓋寒時
魚潛網罟不可得必以父取之則魚亦有狸藏之
時故並龜言之蜃鄭訓大蛤干寶云鱗類案古無
以蜃爲鱗者干說非也葉時禮經會元獸以時田
魚以時梁龜鼈亦以時笱王之奉養有節矣

祭祀共廔麻蚘以投醢人鄭司農云廔蛤也杜子春
云廔蟀也注兩引之賈疏蟀卽蛤亦一物案蟀古
文蚌字李時珍本草綱目蚌與蛤同類而異形長

者通曰蚌圓者通曰蛤故蚌從丰蛤從合皆象形也後世混稱蛤蚌者非也又案神農本草經上品牡蠣一名蠣蛤所謂蛤者是也下品馬刀爾雅謂之蜷所謂麤也許氏說文圓者曰蠣長者曰麤故自分明蜺鄭注蛾子國語曰蠶舍蜺蜾王志長刪翼里革以舍蜺蜾爲仁周公以共羸蜺爲禮時與非時而已

腊人凡祭祀共豆脯薦脯胖凡腊物注脯非豆實豆當爲羞聲之誤也鄭司農云臠胖肉鄭大夫云胖

讀爲判杜子春讀胖爲版又云膾胖皆謂夾脊肉
又云禮家以胖爲半體元引公食大夫禮及有司
內則之文以膾是腠肉大鬻胖宜爲脯而腥胖之
言片也析肉意也案腊人掌凡乾肉之事大鬻鮮
肉不與經合膾胖自半體乾肉疏引趙商問腊人
掌凡乾肉而有膾胖何鄭答雖鮮亦屬腊人鬻答
無所發明以豆爲羞徑改經字亦非固未若依經
立訓也

王應電周官傳凡畋獸有時方其入山澤也則有餘

而無用及其設禁也則欲用而不得故於其多時
取以爲腊所以用足而不費且不至於多殺亦所
以養不忍之心也

魏校沿革傳通乎方技者可以爲醫工不可以爲醫
師醫師通乎道者也不能兼衆醫之技而能使衆
醫各盡其所長翰案此說甚精可通於一个臣之
治國

天官醫師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
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

與夏官稟人弓六物爲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箠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享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之皆中庸旣稟稱事之大經也

楊龜山曰食醫無一言及於醫所以治未病也至於疾而後醫則末矣

王應電周官傳食醫以王爲主疾醫以萬民爲主大人治於未病而其法通乎下卑者不能備物也小人治於已病而其法通乎上尊者不敢直指也

疾醫言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疔首疾夏時有痒疥
疾秋時有瘡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括一部素問
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括一部本草以五氣五
聲五色賦其死生括一部難經兩之以九竅之變
參之以九藏之動括一部脈訣凡民之有疾病者
分而治之括一部肘后方

湯醫以五氣養之注五氣當爲五穀字之誤也案四
時木火金水合中央土五行之氣則爲五氣素問
有四氣調神大論以上王分屬四季亦五氣也義

蘊甚深似不必徑改經字

瘍醫凡療瘍以五毒攻之注今醫方有五毒之藥作
之合黃堊置石膽丹砂雄黃礬石慈石其中燒之
三日三夜其煙上著以雞羽掃取之以注創惡肉
破骨則盡出賈疏見今時合丹藥者皆用黃瓦甑
爲之亦名黃堊案卽今外科之降丹也但後人多
以意爲之未必如古方之善

瘍醫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
以甘養肉以滑養竅案公孫尼子多食甘者有益

於肉而骨不秣多食苦者有益於骨而筋不利多
食辛者有益於筋而氣不利謂苦有益於骨與此
經小異而說足相發明

王安石新義疾醫以治內爲主故先味而後藥瘍醫
以治外爲主故先藥而後味

吳澄三禮考注謂食醫之文無一字及醫療事當去
其名與職而取其文合於內饗俞庭椿復古編以
獸醫屬司空舒芬周禮定本正之云愚謂素問言
不治已病治未病食醫者正治未病之事獸醫與

醫師以類相從亦無可疑者况所謂人無夭札物
無疵癘尤君相之責非五官所能盡也陳汲雜說
食醫專和王味疾醫專治內證瘍醫專治外證

酒正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注泛者成而滓浮泛泛
然如今宜成醪矣賈疏宜成說以爲地名故曹植
酒賦曰宜成醴醪若梧縹清若馬融所云今之宜
成會稽稻米清似宜成以爲酒名故劉杳要雅亦
以宜成爲酒名二者未知孰是翰案宜成所出酒
美故以地名酒二者實兼通也注又曰杜子春讀

齊皆爲菜又禮器曰緹酒之用元酒之尙元謂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如字訓釋較杜改經爲當

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醢注清謂醴之沛者醫內則或以醢爲醴凡醴濁醱醢爲之則少清矣醫之字從毇從酉省也漿今之截漿也醢今之粥內則有黍醢醢飲粥稀者之清也鄭司農說以內則曰飲重醴稻醴清酒黍醴清酒粢醴清酒或以醢爲醴漿水臆后致飲於賓客之禮有

醴糟糟音聲與漕相似醫與臆亦相似文字不
同記之者各異耳此皆一物又漿人掌共王之六
飲水醬醴涼醫醴入於酒府注鄭司農云涼以水
和酒也元謂涼今寒粥若糗飯雜水也六飲於四
飲無清而有醴益水與涼爲六今以內則漣注通
之除內則注水爲清耕漿爲酢哉外醴卽重醴也
清卽清糟也醫卽或以醴爲醴也醴卽黍醴也涼
卽濫也先鄭引內則清漕及水臆又以糟漕醫臆
爲一物今內則本漕作糟臆作醴注以臆爲榘漿

與先鄭不同然則醫臆不得爲一物明矣

凡祭祀以鬯共五齊三酒注引禮運曰元酒在室醴
醑在戶粢醴在堂澄酒在下又云澄酒是三酒也
疏引鄭志趙商問禮運注澄是沈齊今此注澄酒
是三酒何鄭答今解可去澄字若然鄭本於此注
時宜云酒是三酒無澄字有澄字者誤案問答時
禮注已行未及去之故鄭志敘其事今當衍澄字
凡王之燕飲酒共其計酒正奉之注故書酒正無酒
字鄭司農云正奉之酒正奉之也今本有酒字後

鄭據司農說加之也

陳汲曰酒正不掌酒禁而地官司疏禁飲食于市者
秋官萍氏掌幾酒謹酒蓋酒正掌王朝之政令無
暇及外事也必付之刑官市官之屬然後職專而
事便也

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先鄭云有秩酒者給事中
予之酒秩常也常受酒者國語曰至于今秩之後
鄭謂所秩者謂老臣王制曰七十不俟朝八十月
告存九十日有秩案二鄭說皆有據後鄭尤切當

周禮彙參酒醢醢遵兼供賓祭獨漿人共賓客而不及祭祀但主於飲而已內饗庖人言祭祀而不及賓客以賓客有外饗亨人共之也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注正歲季冬火星中又引鄭司農掌冰政主藏冰之政也杜子春讀掌冰爲主冰政當爲正正謂夏正案先鄭依古本正作政屬上讀注不從先鄭而依杜子春改政爲正屬下訓正歲爲季冬雖與豳民二之日鑿冰沖沖有合然從易經文矣吳秋嗣注鄭司農云刷除

冰室當更納新冰元謂秋涼冰不用可以清除其
室賈疏先鄭直云除舊納新不言秋涼而冰不用
於理未當案後鄭補足其義耳非不愆乎先鄭也
遊人朝事之邊先鄭云朝事謂清朝未食先進寒具
口實之邊後鄭謂祭宗廟薦血醒之事賈疏此先
鄭不推上下文勢祭祀爲義直以生人之所食解
之故後鄭不用也

加邊之實菱芡棗脯菱芡棗脯注重言之者以四物
爲八邊又云栗與饋食同鄭司農云菱芡脯脩案

先鄭以脩替栗雖與內則合而經文實作桌字王
安石新義通一說云桌爲饋食之邊亦爲加邊之
實語曰周人以栗其周人尙栗歟醢爲朝事之豆
亦爲加豆之實詩曰醢醢以薦其周人尙醢歟翰
案邊豆並禮器周禮無豆人而有醢人或亦尙醢
之義

羞邊之實糗餌粉餈注故書羞作茨引鄭司農云茨
字或作餈謂乾餌餅之也案故書茨是古文假借
字內則有糗餌粉醢鄭注醢當爲餈以稻米與狼

膾膏爲餼醢人羞豆之實醢食糝食先鄭云醢食以酒醢爲餅後鄭亦謂醢糝也引內則取稻米舉糝波之小切狼膾膏以與稻米爲醢亦作糝字又禮內則引糝餌粉糝釋文糝本又作糝自私反注疏別本又異

王安石新義籩人醢人皆不言共王及世子之內羞而曰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非共王及后世子乃王及后世子以此內羞共其禮事而籩人醢人爲之共之也

醢人饋食之豆。蜺醢。注：蜺，蛾子。劉向嶺表錄異：交廣溪峒間，酋長多取蟻卵，淘淨爲漿，云味似肉漿，非尊貴不可得也。此猶蜺醢遺制。

加豆之實，深蒲先。鄭云：深蒲，蒲蒹入水深，故曰深蒲。或曰：深蒲，桑耳。後鄭謂深蒲，蒲始生水中子，案深蒲卽詩所謂維箬及蒲。今俗呼爲蒲筍，蒹堪爲席，不可爲蒞。後鄭謂始生水中子是也。深字訓義先鄭得之。

羞豆之實，醢食糝食。賈疏引易鼎卦九四鼎折足覆

公餗其刑澁凶鄭注云慘謂之餗震爲竹竹萌曰
荀荀者餗之爲菜也是八珍之食臣下曠官失君
之美道當刑之於屋中訓義甚曲折奧衍

王志長刪翼齊菹有須醬而成者有須醢而成者故
醢人醢人各有五齊七菹也膳夫醬用百有二十
齊故醢人共醢六十齊醢人共醢亦六十齊也

鹽人共其苦鹽散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
共飴鹽注杜子春日讀苦爲鹽謂出鹽直不用澶
鄭司農云散鹽澶治者元謂散鹽澶水而成形鹽

鹽之似虎形者節鹽鹽之恬者今戎鹽有焉困學紀聞鹽鹽引池而化山海經鹽販之澤穆天子傳至於鹽晉郇瑕氏之地而猗頓用是起者也散鹽煮水而成夏書青州之貢職方幽州之利齊之渠展燕之遼東而宿沙初作者也形鹽掘地以出之周公闔所云鹽虎形也節鹽於戎以取之伊尹所云和之美者大夏之鹽也後周四鹽之政倣此古者川澤之饒與民共之自海王之篇祈羊之守作備於齊至漢二十倍於古法益詳而利無遺矣

幕人祭祀以疏布幕八尊以畫布巾幕六彝陳深周禮訓備祭天地尙質故八尊覆以疏布宗廟尙文故六彝覆以畫布

官人爲井區除其不獨去其惡臭注井漏井所以受水滌獨猶滌也鄭司農云區路廁也元謂區滌謂雷下之池受畜水而流之者楊慎丹鉛總錄按滌井今之滲坑區滌今之陰溝也

舒芬周禮定本豕宰掌邦治求之主身則道德爲本故其官屬有膳夫酒正謹其飲食之節司裘內司

服謹其衣服之制宮正內宰慎其侍御之選宮人
掌舍慎其居處之宜則所以端人主之心術而絕
人欲之萌者有由矣

掌舍掌王之會同設棧柅再重注故書柅爲柅鄭司
農云棧檝柅也柅受居溜水涑橐者也杜子春讀
爲棧柅柅謂行馬元謂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
外內列王應麟漢制考按六韜治營壘則有天羅
武落行馬蒺藜之具周禮柅柅卽行馬以木爲螻
蟬槩築藩落用以遮陣者也黃公紹古今韻會柅

者交互其木以爲遮闔也漢魏三公門視行馬又名叔子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御廊立朱漆叔子路心立黑漆叔子卽行馬也

爲壇墼宮棘門鄭司農云棘門以戟爲門杜子春云棘門或爲材門後鄭兩取之賈疏引左傳隱十一年子都拔戟以證棘門引閔二年齊桓公共門材以證材門亦均有證據

幕人掌帷幄帟綬之事先鄭云帟平帳也後鄭謂帟主於幕若幄中坐上承塵顏延之纂要云在上曰

帳在旁曰帷帳曰幕單帳曰幃四合象宮曰幄
掌次設皇邸先鄭云皇羽覆上邸後版也後鄭謂後
版屏風與染羽象鳳皇羽色以爲之師田則張幕
設案先鄭謂諸侯相與師田後鄭謂此掌大張之
諸侯從王而師田者一則摺成舊義一則酌易前
說皆愜於理

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逸周書王會解外臺
之四隅張赤帟而諸侯欲息者皆息焉命曰交閭
此古制之可考者幕人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

祀共其帷幕幄帟可以互通

大府掌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先鄭云幣餘使者有餘來還也後鄭易爲占賣國之斥幣賈疏謂後鄭之意百官所用官物不盡歸入職幣職幣得之不入本府悉入藏朽蠹則有人占賣依國服出息謂之斥幣者謂指斥與人案幣餘職幣振掌事之餘則此之幣餘卽職幣之所餘疏較先鄭爲有經據但謂不入本府依國服出息附合注說未免臆斷且啓後人緣飾之端非經旨也

禮經會元周官理財過於詳密不知財用盈絀係天下之安危故三府各有所掌而統之以太府則三府不得行其私大府雖總其財而制之以大宰則太府亦不得行其私而用財安有不節者乎

玉府王齊則共食玉注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鄭司農云王齊當食玉屑貝疏恐起動多故須玉以禦水氣也又云其玉屑研之乃可食案古人法制自有精義亦近人情若三輔皇圖所載漢武帝以銅仙人舒掌捧銅盤玉杯以承雲表之露

以露和玉屑服之以求仙道此自方士之術不可
爲訓矣

史記萬石君列傳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媮身自浣
滌裴駮集解徐廣曰媮築垣短板也音住廁媮謂
廁溷垣牆建隱於其側浣滌也一讀媮爲寶音豆
言建又自洗寶廁寶瀉除穢惡之穴也呂靜曰械
窬囊器也音威豆媮案蘇林曰媮音投賈逵解周
官械虎子也窬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窬行中受
糞者也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曹謂之窬晉灼曰

今世謂反閉小衫袖爲侯裔廁此最廁近身之衣也又漢書石奮傳取親中裙廁脰身自澣洒注載服虔曰親身之衣也並載蘇買孟晉諸說師古曰中裙若今中衣廁脰者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蘇音晉說是矣胡侍珍珠船據買達解周官及孟康注以爲買孟皆在晉前去班固爲近說必有受且詳廁脰字義必非衣服青箱雜記亦以脰爲澗案玉府凡囊器注清器虎子之屬買達解周官當是此經之佚義

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王敦注故書珠爲夷鄭司農云
夷槃或爲珠槃案敦以玉飾如夏璉商瑚之屬可
以取例珠不易得飾槃近於靡矣三代亦少此制
似宜從古書作夷槃也

陳祥道禮書古之君子必佩玉其色有白黑蒼之辨
其聲有角徵宮羽之應其象有仁義道德忠信之
備或結或垂所以著屈伸之理或設或否所以通
吉凶之宜此所以純固之德不凶雜非僻之心無
外入也

胡宏皇王大紀四方職貢各有定制今大府乃以式
貢之餘財共玩好之用不幾有唐德宗受裴延齡
之欺罔者乎玉府乃有王者之金玉玩好兵器不
幾如漢靈帝之置秘庫者乎內府乃有四方金玉
齒革良貨賄之獻不幾如唐諸節度之獻羨餘者
乎不知此周公所以近乎人情而經久可行者也
王者富有四海貴爲天子若一切限制之錮鍊之
用必計其出納須臾之欲不得以自逞使常得如
文武之爲君而處之固可以恭儉而無欲不幸繼

之以府閭之君不堪其檢制而奢侈之念不能自
克於胸中鬱積磅礴之餘啓其暴怒而逞其威虐
將有一發而不可收者且夫玩好之私亦人情所
不能免者也以舜之聖而猶有漆器之造以武王
之賢猶不免旅葵之貢後世如漢文恭儉能惜露
臺百金之費而不能無賞賜累鉅萬之私是以周
公深見遠識雖不敢導人主於侈靡亦不敢強人
主以所不堪使操之太促將使之飯土盥土砌
以萬乘之尊而下爲監門逆旅之態私欲一潰必

有勃發不可遏抑者故知周公之書爲不可廢也
案五峯說甚深切必合大宰九式參觀之乃通澈
而無弊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邦用注布泉也布讀爲宣
布之布其藏曰泉其行曰布案泉布卽錢皆借物
爲喻地官泉府先鄭云故書泉或作錢賈疏泉與
錢古今異名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先鄭曰布
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
貿絲抱此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買之百兩

一布又塵人職掌敘市之次布儷布質布罰布塵
布又云不知言布參印書者何見舊時說也案亦
是錢幣之變制要非布帛之布也

王昭禹詳解古者寶龜而貨貝所交易者唯貝而已
至太公立九府圖法始用錢以代貝此邦布所以
掌於外府也周官一書半爲理財國本在農國計
在桑麻穀粟國用在金玉布帛特以權百物之低
昂時出以佐國用之不及豈若後世窮山竭海以
供鼓鑄哉

司會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
注參互謂司書之要貳與職內之入職歲之出故
書互爲巨杜子春讀爲參互易被總義家宰歲終
受歲會而無月要之文小宰月終受月要而無日
成之文宰夫旬終正日成而無參互之文財用散
在有司而總匯於司會自宰夫以上又遞職其要
焉

司書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用器械之
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

李叔寶說鹵風陳王業之由不出夫耕婦馱烹葵
剝棗之事孟子論王道之始不過魚鼈材木雞豚
狗彘無失其時教語故周官羣吏之治治此而已
二歲之計計此而已後世課羣吏者責辦賦稅與
夫簿書獄訟之末至民生之厚與否田野之闢與
否不恤也安識成周計吏之意哉翰案兩漢循吏
尙有周官遺意

顧元林云財賦之入職內掌之先受法於司會而司
書授之然後以法入於大府大府頒於內外等府

而職內復存其貳毋得額外多取也財賦之出職歲掌之先攷法於司會而司書驗之然後以法支於大府大府撥於內外諸府而職歲復存其貳毋得額外多用也

職幣皆辨其物而奠其錄注故書錄爲祿杜子春云祿當爲錄定其錄籍緣古文多假借字漢書蕭何傳當時錄錄未有奇節注錄錄猶鹿鹿此亦其例司裘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鄭司農云良裘王所服也功裘卿大夫所服案

月令孟冬之月天子始裘獻宜早備故在中秋夏
小正九月王始裘此夏禮故不與周同李氏調元
箋小正以爲季秋獻功裘非王所服與古注
不合

諸侯則共熊侯豹侯注故書諸侯則共熊侯虎侯杜
子春云虎當爲豹陳氏云天子諸侯與其臣大射
賓射皆異侯者所以辨其等燕射與其臣同侯者
所以一其懽

司裘大裘毳裘飾皮車注故書毳爲淫鄭司農云淫

裘陳裘也元謂厥興也若詩之興謂象似而作之
賈疏此周禮一部之內稱厥者衆多故書皆爲淫
先鄭皆爲陳後鄭皆破從興掌皮歲終則會其財
齋注或曰齋計吏鄭司農云齋或爲資賈疏先鄭
意一部書齋或爲資也案淫厥古今異文齋作資
則出司農意見也

舒芬周禮定本俞氏以司裘并下典絲典臬染人追
師屨人六官皆爲冬官之屬芬按俞氏作復古編
謂司空不亡蓋據本經冢宰六典小宰小職及書

之周官記之王制且以舜命禹爲司空平水土而
共工則咨垂焉則司空之官實重而百工之事無
與此真天啓獨見覺漢儒以攷工記附益之者爲
謬顧於此六官復以工事爲言何也芬謂冢宰掌
治典亦惟求之王身求之王身道德固其本而所
以輔養交修使之表裏粹然則飲食之節衣服之
制皆關乎心術之微而邊人欲之萌者也又何疑
司裘典絲枲諸官哉

內宰以婦職之灋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注故

書二爲三杜子春云當爲二二事謂絲枲之事王昭禹詳解大宰以絲枲之職任嬪婦內宰以絲枲之事敎九御蓋九御勦於絲枲之事則天下無不蠶績者矣

凡建國佐后立市注建國者必面朝而後市王立朝而后立市陰陽相承之義連斗山周官精義朝以聽天下之政故君立之天道也市以聚四方之貨故后立之地道也柯尙遷周官全經釋原建國之初后立市祭之以陰禮者以陰能成陽利能和義

也嗣後后不得與其事故司市職夫人過市則有
罰翰案市人交易百貨粟布爲本酒漿五飯中隨
主之蠶絲紵織婦人職之探政之源故后立市也
出其度量淳制注故書淳爲敦杜子春讀敦爲純謂
幅廣也制謂四長元謂純制天子巡守禮所云制
幣丈八尺純四邪與賈疏引趙商問答云巡守禮
制丈八尺咫八寸四咫三尺二寸又大廣四當爲
三三八二十四二尺四寸幅廣也古三四積畫是
以三爲四也

目耕帖

卷三

子

李觀周官論王后之尊而親蠶則女莫不執懿筐獻
種則女莫不饁南畝勤禮職則女莫不執婦道
佐后而受獻功者先鄭云烝而獻功後鄭謂典婦功
曰及秋獻功案先鄭謂冬獻功未若後鄭據婦官
謂秋爲當

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稭之種而獻之于
王釋文種直龍反本或作重音同案如字作禾旁
作重是種稭之字作童是種之字今俗則反之又
禮經會元獻種稭於王助于親耕也則王后不獨

親蠶亦與耕藉之事矣

石守道徂徠集周官閤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而已
寺人掌主王宮之內人及女官之戒令而已漢武
帝數宴後庭潛遊離館奏請機事多以宦官主之
始預政焉嬖倖進而正人廢諛佞入而君德敗亂
是以生也

陳傅良周禮說自古極治之世無他唯人主親端人
正士不使小人在側而已是以成周盛時內小臣
闈人寺人之屬悉統於冢宰使人主不得以私意

昵內臣不得以非道干故侍御僕從罔非王人此
先王治內之嚴也西漢制猶近古三公總九卿而
九府之官凡內臣屬焉佞倖如鄧通一有細過申
屠嘉得召而斬之况當時內臣亦參選明經之士
咸拜議郎更宿王宮以備顧問如揚雄之位執戟
孔安國之掌唾壺是也東漢則不然議郎不在宿
直人主無由親近明經之士中常侍盡宦者爲之
卒至羣奄用事孫程始得以專廢立之權董卓終
得以成敗國之謀原其所自蓋東漢三公擁虛位

無復西漢統領九卿之職而宦者專權非三公能制之故也

魏校沿革傳敘官內豎倍寺人之數此與寺人正內五人皆特筆見皆不得已而用之但毋乏使令而已多則相與比周勢且難制矣又曰易剝卦也九一陽鎮於羣陰五率羣陰以承一陽故有貫魚以宮人寵之象然孤陽處於羣陰之中鮮不爲所斲喪能卦義爲剝古聖王漢之自九嫁而下世婦女御皆闕其數而不備傳春秋者復述孔子之意謂

天子一娶惟十有二女其間有待年於國者俟少者年及則長者已衰前後所御實不過數人而已九嬪凡祭祀贊玉齋注故書玉作王杜子春讀爲玉案說文王象三王之連一其貫也徐鉉注王中畫近上王三畫均李陽冰曰三畫正均如貫王也類篇隸始加點以別帝王字六書精蘊帝王之王一貫三爲義三者天地人也中畫近上王者法天也珠王之王三畫相均連貫形俗書不知帝王字中畫近上之義加點於旁以別之然則周禮古文玉

爲王者以點畫誤也

敘官九嬪鄭注不列三夫人於此官者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世婦注不言數者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女御從世婦而弔於卿大夫之喪注從之數蓋如使者之介云賢疏王之妃妾三夫人象三公九嬪象孤卿二十七世婦象大夫女御象元士但介數依命數爲差則王之大夫四命世婦之從亦四人此皆於經無正文而以理言之可補禮經之缺

女祝掌以時招梗禴禡之事以女疾殃注鄭大夫請
梗爲亢謂招善而此惡去之杜子春讀梗爲更元
謂梗禦未至也案張衡西京賦梗林爲之靡拉李
善注方言曰凡草木刺人爲梗又案方言猛韓趙
之間曰梗後鄭如字訓義深長

吳澄三禮考注以女祝合禴禮官又云禮所當祀不
過天地宗廟社稷山川及羣小祀而已舍此則淫
祀也國家祭祀皆天子專之於外后特共籩豆而
已豈復於宮中自爲祭祀之禮哉且文帝尙除祕